

# A Gift of Heritage

Selection from the Xubaizhai Collection of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理想都市携手創

香港市政局主辦

Presented by the Urban Council, Hong Kong

香港藝術館籌劃

Organized by the Hong Kong Museum of Art



## 古 萃 今 承

虛白齋藏中國書畫選

一九九二年九月廿七日開始展出

From 27.9.92

## 古萃今承

虛白齋藏中國書畫選

朱錦鶯

劉作籌先生於一九八九年將他的珍藏「虛白齋藏中國書畫」捐贈與市政局香港藝術館。這批藏品是劉先生在過去五十年來致力蒐藏中國書畫的豐碩成果。藝術館特別設立「虛白齋藏中國書畫館」，以便更替展出其中藏品。為慶祝書畫館的建成，藝術館特別舉辦「古萃今承：虛白齋藏中國書畫選」展覽，展出以明清時期為主的繪畫六十幀及書法二十幀以展示劉氏珍藏的精髓。

### 吳門畫派

明室重新設立宋代畫院制，南宋院畫風格也流行一時。傑出院畫畫家湧現，如擅繪山水的戴進（一三八八—一四六二）與擅畫花鳥的邊文進（活躍於十五世紀初）和林良（約一四一六—約一四八〇）等。戴進探索南宋傳統院畫風格，吸引不少後學。他原籍浙江，其流派也被冠以「浙派」稱號。宣德朝（一四二六—一四三六）以後，畫壇漸被以沈周（一四二七—一五〇九）和文徵明（一四七〇—一五五九）為首的文人畫家所取代。

元代以降，富饒一方的蘇州成為文人畫文化中心。「元四大家」畫風也為元明之際畫家如王緘（一三六二—一四一六）、杜瓊（一三九七—一四七四）、劉珏（一四一〇—一四七二）及謝縉（十四世紀末至十五世紀初）繼承。這些文士繼承元畫風格，在元明之際起著承先啟後的作用。

沈周為杜瓊與劉珏的弟子，他和門人文徵明奠定以「吳門畫派」為首的文人畫傳統。他們的家族淵源和社會關係吸引了不少文人雅士參予雅集，舞文弄墨，交流心得，塑造了時人風尚和品味。這些文士的社會影響力和生活方式奠定了其時社會意識和風尚。在這種背景下，「吳門畫派」風格遂籠罩蘇州以至江南一帶。

十六世紀中，除風靡一時的「吳門畫派」外，蘇州尚有不少活躍的職業畫家，如周臣（約一四五〇—一五三五）和他的門人唐寅（一四七〇—一五二三）及仇英（約一四九四—約一五五二）。唐、仇二人與文徵明論交，晉身於蘇州士人圈子。他們與士人

溪樾毅儲西嶽廟記  
山經曰秦華之山前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石者以其能興雲雨萬物通精氣有益於民則祀之改帝舜受堯歷數親自述省設五鼎之奠鼎燔煙致敬神祇之用昭明百穀繁殖黎民時豕鳥

獸率舞鳳皇來儀暨夷殷周末有改也其魂佐明則有禎祥荒淫穢穢篤災必降秦違其典辟還鄗池之靈以世克昌巨新治逆遵陶唐祭則獲福之初楚埽頑凶更率舊章設用亥壯牲捨心充天惟醇祐萬國以康光

祝允明（1461-1527）

細楷漢樊毅修西嶽廟記（部份）

Zhu Yunming (1461-1527)

Copy of the inscription on the stele of

Huashan Temple in small regular script (section)

畫家的交往令其繪畫風格發生變化，填補了文人和職業畫家的隔閡。他們二人與沈周、文徵明合稱為「明四大家」。

沈周與文徵明的族人和弟子繼承「吳門畫派」傳統，令其影響力至清代不衰。受沈周影響者有侯懋功（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張宏（一五七七—約一六五二）及米萬鍾（活躍於一五九五—一六二八）。陸治（一四九六—一五七六）及陳淳（一四八三—一五四四）為文徵明傑出弟子。雖然他們兼擅山水、花卉，但陸治以雅緻山水畫聞世，而陳淳則以沒骨花卉畫見稱。文氏後人則有文彭（一四九八—一五七三）、文嘉（一五〇一—一五八三）、文伯仁（一五〇二—一五七五）及其後輩繼承家風。

### 董其昌與松江畫派

松江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進一步發展了文人畫意念。如禪宗的「南北宗」，董其昌與莫是龍（一五三七—一五八七）、陳繼儒（一五五八—一六三九）則提倡畫學上的「南北宗」論。董氏並將「南北宗」分別比作文人畫家與職業畫家分野，並高度推崇南宗諸家為摹仿對象。董其昌是明代闡釋畫史最重要的畫家，並對清代繪畫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受董其昌影響較深的同期畫家包括趙左（約一五七〇—一六三三後）及沈士充（活躍於約一六〇七—一六四〇），他們亦曾為董氏代筆。



王時敏（1592-1680）

仿大癡山水圖卷（部份）

Wang Shimin (1592-1680)

Landscape after Huang Gongwang (s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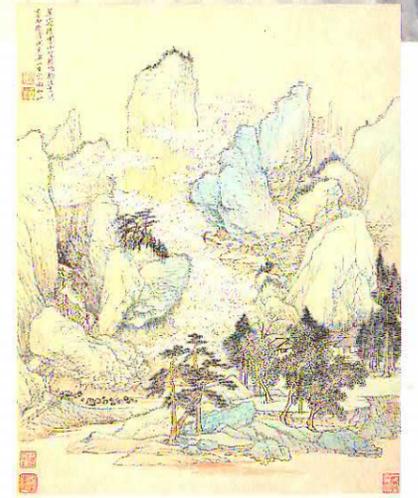
### 畫中九友

明末清初詩家吳偉業（一六〇九—一六七一）曾作《畫中九友歌》，「畫中九友」包括董其昌、王時敏（一五九二—一六八〇）、王鑑（一五九八—一六七七）、李流芳（一五七五—一六二九）、程嘉燧（一五六五—一六四四）、楊文驄（一五九六—一六四六）、張學曾（活躍於約一六三〇—一六五〇）、卞文瑜（活躍於一六二〇—一六七〇）及邵彌（活躍於約一六二〇—一六六〇）。他們都是工詩擅畫的文人士子。以董其昌為首，他們對選擇摹仿對象、構圖筆法及個人修養方面深入探索。

### 黃山畫派和「四僧」

晚明時期，安徽徽州、宣城及蕪湖一帶湧現一批以繪黃山為主要題材的傑出畫家，其中不少宗法倪瓚（一三〇一—一三七四）。他們統稱「黃山畫派」。歙縣弘仁（一六一〇—一六六四）更被推為「新安畫派」始祖。他與汪之瑞（約一六五七—一六五九年卒）、孫逸（約一六五八年卒）、查士標（一六一五—一六九八）並稱「新安四家」，復與髡殘（一六一二—一六七三）、石濤（一六四二—一七〇七）及朱耷（一六二六—一七〇五）合稱「四僧」。

龔賢（一六一九—一六八九）為「南京八家」中翹楚，但他採納稍先於他的明代畫



王翬（1632-1717）

仿古山水巨冊（之一）

Wang Hui (1632-1717)

Landscapes after old masters (one leaf)

家繪畫意念來重新過濾和演繹古代風格。他個性強烈的畫風深具自然神韻，同時表達了遺民畫家的孤憤。清初多位個人主義畫家均為明遺民，抗清意識濃厚，建立了與正統畫派戛然有別的畫風。雖在意識和實踐上跟正統派有所分歧，但兩者都奉行董其昌有關「南北宗」分野的畫論。

### 正統畫派

董其昌畫論對以「四王」（即王時敏、王鑑、王翬和王原祁）為首的「正統畫派」關係密切。「四王」加上吳歷（一六三二—一七一八）及惲壽平（一六三三—一六九〇）合稱「清初六家」。由於康熙（一六五四—一七二二）、雍正（一六七八—一七五三）及乾隆（一七一—一七九九）諸帝推崇，正統畫家在清初載譽甚隆。

「清初六家」繼承了董其昌所提倡的文人畫道統，朝廷推崇令正統派名噪一時，並且影響深遠，從學者眾。但當正統畫風成為風尚後，抄襲成風，陳陳相因至失去創意，為論者所不取。

### 個人主義畫家與揚州畫派

明清時期，以獨特個人風格異立於主流畫風之外的畫家亦為數不少。徐渭（一五二一—一五九三）以其放逸筆墨技巧建立個人面貌。陳洪綬（一五九八—一六五二）上索

臺扶藜拓石  
 清書 烟不焚  
 位 瘡 邪 踴 踴 漢  
 時有 佳 色 寧 孫  
 但 海 流 華 鏡  
 吾  
 董其昌書  
 漢漢中興頌 名三  
 絕 碑 謂 新 之 名 元  
 頌 石 內 外 臺  
 通 為 三 子  
 昂 向 之 少 夫  
 又 章 之 書 卷 必

董其昌 (1555-1636)  
 行書大唐中興頌 (部份)  
 Dong Qichang (1555-1636)  
 Eulogy o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Great Tang Dynasty in running script (section)

古人，在人物畫中別立門戶。高其佩（一六六〇—一七三四）則以指掌作畫，突破既定形式和傳統工具掣肘。「揚州八怪」畫風在中國畫史上留下較深遠影響。「揚州八怪」包括職業畫家和才識卓越之士，他們的創意及個性特色令中國繪畫傳統平添姿采。展出畫家有羅聘（一七三三—一七九九）、李方膺（一六九五—一七五四）、李鱣（一六八六一—約一七六〇）、金農（一六八七—一七六四）、黃慎（一六八七—一七七二）、鄭燮（一六九三—一七六五）、高鳳翰（一六八三一—約一七四九）及華嶠（一六八二—一七五六）。

## 書法

明代早期，松江一批書家如宋克（一三二七—一三八七）及沈度（一三五七—一四三四）等以他們卓越成就形成松江派書法。沈度的工整和悅目書風曾盛行一時，成為科舉標準書體，被稱為「台閣體」。然而自沈周、文徵明等書法名家湧現後，重要書家的活動中心，也從松江轉移至蘇州。在蘇州書家中，沈周及吳寬（一四三五—一五〇四）宗法宋代書風，而文徵明及祝允明則致力晉唐書法。

祝允明是明代成就最高書家之一。他的行書能揉合鍾繇及趙孟頫精萃，草書宗法唐代懷素（七三七—一七九九後）。祝氏集諸家大成後，狂草自成一格。王寵（一四九四—

一五三三）則追求簡拙韻致，取法於魏晉名家留傳在法帖拓本上的書法。

當文徵明書法在蘇州風靡一時期間，松江董其昌的出現，使松江派書家能再領導書壇。如繪畫一般，董其昌的書法宗法古代各種書風，強調「士氣」，奠下文人正統基礎。其書法反映他能取法古代諸家，揉合「二王」清婉雅麗書風及唐代大家顏真卿（七〇八—一七八四）、柳公權（七七八一—八六五）的雄健筆法。清康熙皇帝好尚董氏書風，促成他的書法成為科舉標準書體。有清一代，董氏書風影響深遠。董其昌、張瑞圖（一五七〇—一六四四）、邢侗（一五五一—一六一二）及米萬鍾被推為晚明四大書家。

明代晚期，王鐸（一五九二—一六五二）及傅山（一六〇五—一六八四）的書法，用筆靈動，結體多變，能矯正時人競尚柔媚的積習。他們的草書有「連綿草」之稱，這種風格化書法標誌著晚明清初書家在草書發展上的重要貢獻。當王鐸及傅山將抽象化書法藝術推至高峰時，另一些書家卻試圖擺脫明末清初極端自由化的草書風尚。

這些書法家包括南京書家鄭簠（一六二二—一六九三）。他的書法力求超越唐代風格而上溯漢代書風，藉以探究早期書法精粹。繼承鄭簠書風的名家包括高鳳翰及鄭燮。鄭燮結合行、楷、草、隸各體來從事書藝，別創一體，時人稱他的書法為「隸草」，而鄭燮則自稱為「六分半書」。鄭簠與其同時代一些書家和門人的風格標示了由清初帖學轉向清中期以伊秉綏（一七五四—一八一五）等為主的金石學書風第一階段。

碑派書家復古風格造成深遠影響。古碑書風並影響了十八世紀金農和十九、二十世紀名家如趙之謙（一八二九—一八八四）及吳昌碩（一八四四—一九二七）的書畫藝術。

## 結語

這次展覽的展品標示了自明初以降六百多年間的中國書畫發展，主要反映了各重要畫派和主流風格的演變歷程。在挑選展品時，我們希望能通過這批展品，概括地展示這數百年間中國書畫藝術的發展過程。